神聖的猶太安息日

外交圈

陳來元

安息日是猶太人的一個特殊的假日。在希伯來語中，安息日叫做「Shabbat」，是休息、不工作的意思。但對猶太人而言，安息日不僅是讓人們工作一周後休息一天，更重要的是它的宗教意義，因爲人們過安息日是執行神的指示，是一種宗教神聖的體現。

按照猶太律法，人們過安息日有其必須遵守的禮儀。安息日是猶太教每周法定的休息日，這一天人人平等，沒有主僕之分，甚至連牲畜都不幹活。按照猶太教中一天不是從日出而是從日落開始的規定，安息日從星期五日落時開始，到星期六日落時結束。鑒於在安息日人們不工作，商店也要關門，故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人們要上街去採購，包括買菜並在當日加工成熟飯熟菜。有一種菜餚，據說是猶太廚師們爲讓家庭主婦在安息日不下廚房專門發明出來的。這種菜餚的製作程式和方法是：從星期五開始，將一瓦罐的肉、菜豆、胡蘿蔔和土豆擱在電爐上用小火燉煮，直到星期六中午才煮好起鍋，供午餐食用。由於成千上萬的家庭都在周五下午至周六中午燉煮這一鍋菜餚，因此這段時間裏全國用電量要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

在周五採購中，鮮花是必不可少的。人們像過母親節一樣採購許多鮮花，忙得花農花店應接不暇，也賺個盤滿缽滿。星期五家家戶戶還要搞大掃除，以迎接安息日的到來。星期五中午過後，市內公共交通停止，街上行人稀少，人們都安靜地等待着黃昏的到來。安息日開始後，人們穿上節日的盛裝，舉行家庭晚宴。家庭主婦點上蠟燭，然後全家一起喝葡萄酒，唱讚美詩，來慶賀這一歡樂的日子。安息日的上午，人們會聚集到猶太教堂去做禮拜。下午在教堂裏或在家裏學習猶太聖典《托拉》。天黑之後，安息日結束。下一個星期的工作和生活又重新開始。

安息日人們不工作，但這一天他們從事什麼活動，政府並無具體規定或限制。因此，一些世俗派教徒就突破教規開汽車、看電影，或到違規開張的商店裏購物。而正統派教徒則反對他們的做法，甚至用石頭砸在路上跑的車輛，衝擊營業的電影院和商店。多年來，兩派之間衝突不斷。據說耶路撒冷的一個十字路口因經常發生兩派衝突而被戲稱爲「安息日廣場」。安息日是大家的，而鑒於衆口難調，要使世俗派與正統派完全一樣，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情。兩派的對立已成爲以色列不容忽視的一個社會問題和宗教問題。

猶太人過安息日是上帝的旨意。安息日是上帝《十誡》裏寫明的聖日，是上帝親自用指頭寫在石頭版本上的，永遠不能廢掉。《聖經・出埃及記》和猶太教《摩西五經》（《聖經・舊約》中最初的五部經典，即：《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和《申命記》，用古老的希伯來文寫成）都有安息日與上帝創世相關的如下記載：上帝耶和華六天裏完成了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創世工作，第七天休息。猶太教裏規定周五是一周的第六天，周六是第七天。這第七天的安息日是上帝賜福的日子，也是猶太人爲感謝上帝將其從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來的紀念日子。相傳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上帝指示猶太人每天只可領取一天的「瑪餡」（一種死麵餅），但第六天可將第七天的「瑪餡」一起領走。

從西元前六世紀「巴比倫之囚」時期開始，安息日就被賦予了神聖的宗教意義和文化意義，成爲上帝與猶太人立約的證據和猶太人重溫民族傳統，進一步認同自己的猶太身份、增強民族凝聚力的象徵。世界上的猶太人，不論他們身居何地，也不論他們過安息日的方式有何異同，他們都把這一天看得非常重要，非常神聖，都牢固地守着這一傳統，十分自覺地誦經祈禱，聽取專題宗教演講或研究猶太經典，從而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強化猶太民族的精神支柱，這對確保猶太民族的生存與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揀盡寒枝不肯棲

顧　農

文林漫步

蘇軾《卜算子》詞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良禽擇木而棲，如果始終找不到合適的，那就很是孤苦。吳梅認爲此詞的命意在於蘇軾「自訴飄零」（《詞學通論・作法》），近人或以爲此乃表達詞人心靈之傲岸不群。而據徐釚《本事詞》（卷上）說，此詞有具體的背景，那是蘇軾被貶到惠州去時，「有溫都監者，其女頗有姿色，年及笄而不肯字人。聞子瞻至，竊謂人曰：『是吾婿也。』居適相鄰，每夜聞公諷詠，則徘徊庭院竊聽之，迨公覺推窗，復翩然逝矣。公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公曰：『吾當呼王郎來，與爾爲姻。』未幾，公過海，此議遂寢。其女旋卒，葬於沙洲之側。」詞即爲此而作云云。

這一記載不知有無確切的根據。按照通行本，這首《卜算子》作於黃州，同什麼惠州溫氏女毫不相干。凡很晚才追記的詩詞本事，類多事出有因而查無實據；不過這故事仍然是有意味的，讀者可以借此假定詞的主題是同情剩女。剩女都是好女，其軟肋僅在要求太高，挑來選去，皆不滿意，「揀盡寒枝不肯棲」——而終於落得個「寂寞沙洲冷」。

縹緲的孤鴻，肯略略放平高貴的身段否？

實大於名項星耀

宋志堅

人與事

有的人名過其實，項星耀卻是實過其名。

說不清老項到底懂幾多種語言，他是從來不同人說這些的。我只是聽項夫人邢桂芬說過，老項精通六國文字。那一年在《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篇有關老項的短文中說了這句話，他就來信批評「內容失實」了，說就像在中文中也會出現俄文、英文一樣，在俄文、英文讀物中，也會出現別國的文字。懂得一點這些國家的文字，是翻譯工作所必須的，談不上精通。

也說不清老項到底翻譯過多少作品。照例，他也從來不同人說這些，連邢桂芬也未能幫我弄到他的全部譯著的書名。但僅據我所知，經他之手翻譯出版的世界名著就有喬治・愛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上下）、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的《潘登尼斯》（Pendennis）（上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一個女士的畫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奧斯丁（Jane Austen）的《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的《往事與隨想》（My Past and Thoughts：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Herzen）（上中下）等等。其中《米德爾馬契》和《一個女士的畫像》被列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米德爾馬契》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列入「世界文庫」。

和科學沒有國界一樣，文學也是沒有國界的，但優秀的文學作品要眞正成爲全人類共同享有的精神財富，必須排除語言文字的障礙。翻譯，就是溝通中外文學，連接中外文明的橋樑與紐帶。項星耀譯著等身，堪稱爲中國翻譯界的大家。然而，當今中國，一支流行歌曲就能唱紅了半邊天，卻又有多少人熟悉這位翻譯園地中默默無聲的耕耘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向着著散文家郭風說起老項，郭風老人連聲感嘆：「有的人是名過其實，他卻是實過其名，難得，難得！」

知識面寬闊

我與老項相識，是在一九七〇年早春。

一九六九年，我與項夫人邢桂芬一起下放到閩東沿海的霞浦縣溪南公社。老項還在受審查，幾個月後才獲得下放農村的資格。他到霞浦的那一天，正在縣城的我前去他下榻的民族招待所看望他。

我已聽邢桂芬多次說過老項其人，知道他學識淵博，很有些肅然起敬。老項也聽邢桂芬說過我，但不知是習慣使然，還是他的精神尚未從接受審查的陰影中解脫，他在與我握手之後，只說了幾句話就沉默了。

我打量起老項。他年近五十，瘦高的個子，高聳的鼻樑上架着深度近視鏡。鬍鬚刮得精光，卻未能刮去留在皮肉中的鬍渣，泛出一層青黑色。這青黑色使我十分離奇地聯想到小時候在連環畫中看到過的美軍飛行員戴維斯上校，甚至感到他的受審查，或許正是由於這些連剃刀也未能刮去的戴維斯上校式的鬍渣。

短暫的寂靜使邢桂芬感到很窘。她帶着幾分歉意說：「小宋，老項就是這個樣子，見人沒有幾句話，以後熟悉了，話就多了。」

畢竟是同病相憐，我和老項很快就熟悉了。

老項他們住在台江村，離公社所在地有十里路，還要翻一支嶺。但他們還是常來公社，有時開會，有時買米，有時領工資，有時寄郵件。我的宿舍就成了他們的落腳點。我也間或去台江走走，就住在他們家。邢桂芬做得一手好菜，我們又是同鄉，我去了，她總要煮上幾個合口味的，有時飯菜尚未就緒，她就讓老項帶我去外面走走。我和老項於是就去浪花飛濺的海邊漫步散心。他的知識面很寬，也很健談。他和我談法蘭西的幾次共和及幾次帝制復辟，談梅林的《馬克思傳》，談魯迅與瞿秋白的交往，談唐弢的雜文……只要一打開話匣子，就再也見不到留在我印象中的那一份矜持。但我仍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他的憂鬱和苦悶：頭上頂着怎樣的華蓋，心中就有怎樣的陰影。

老項原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老邢是芳華越劇團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因爲芳華越劇團「支援前線」，老項也隨老邢調到了福建，如今又從福州來到溪南。生活適應需要過程，業務專長不能發揮，農村工作自然也沒有本地幹部來得熟悉，且在一些人眼裏，下放幹部都是犯了錯誤的。儘管他們白天下田，晚上下隊，不敢有半點懈怠，還是不斷傳來閒言碎語。例如，老項和老邢工資都在一百元以上，在當時當地，無疑屬於高薪階層，這竟然也成了一個話柄，有的甚至在背後用「雙百夫妻」作爲綽號稱呼他們。病了，鄰居幫他們挑幾擔水，他們過意不去，給了一點錢，於是又傳出「雙百夫妻僱人挑水」的話頭，這些閒言碎語，都隱含着「不勞而獲」、「剝削勞動」之類的意思，對於正在「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觀」的下放幹部，猶如風刀霜劍。

而且，就像煙霧茫茫的大海，誰也說不準，這種華蓋運何時才能有一個了結。

就在這被不少人稱之爲「流放」和「發配」的下放期間，把憂鬱和苦悶埋在心裏的項星耀，開始了一項介紹和傳播域外文明的巨大工程。我曾目睹，在閩東沿海的那個村落，在沒有窗戶只靠嵌在屋頂的一塊玻璃採光的農家小閣樓上，老項汗流浹背地翻譯赫爾岑《往事與隨想》的情形。

赫爾岑是俄國歷史上第一個亮出旗幟反對沙皇君王制度的人，他的作品影響了整整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生活。誠然，赫爾岑也有他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但這不是他的過錯，而是他的不幸。他與巴枯寧關係密切，但他逝世前已同這位無政府主義者決裂；他與馬克思曾有過嫌隙，但他同巴枯寧決裂時，卻已把視線轉向了馬克思領導的共產國際。《往事與隨想》是赫爾岑花了十五年以上的辛勤勞動寫成的極其重要的著作，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一直到巴黎公社前夕俄羅斯與西歐社會生活和革命鬥爭的藝術紀錄。這部作品充分顯示了赫爾岑的藝術造詣。屠格涅夫在讀完《往事與隨想》第五卷中敘述家庭悲劇的那一部分的手稿後，激動地說：「這一切全是用血和淚寫成的；它像一團火似地燃燒着，也使別人燃燒……俄羅斯人中間只有他能夠這樣寫作……」

項星耀開始翻譯的就是這樣一個作家的這樣一部作品。

老項對我說過，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要出版《往事與隨想》的譯著是不可能的，儘管列寧在《紀念赫爾岑》這篇文章中對赫爾岑作過全面、客觀的評價，但那是一個可以攻其一點的年頭，僅憑馬克思曾經直接和間接地批評過赫爾岑這一點，只要出版了《往事與隨想》的譯著，出版者就會和翻譯者一起倒楣。但老項又說，在中國，總有一天會出版《往事與隨想》的譯著，因爲中國文化界不會一直這樣沉寂下去。中國翻譯界不會永遠留下這樣的空白。中國不會永遠沒有《往事與隨想》的全譯本。憑着這種信念，他一句一句，一頁一頁，一卷一卷地翻譯着，寒暑易節，不知道花費了多少心血。

獲巴金感謝

但老項沒有想到，就在那樣的政治背景下，還有一個人和他一樣，正在默默無聲地從事着這項巨大的工程。這個人就是一代文學大師巴金。

翻譯《往事與隨想》，是巴金的夙願。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當青年時代的巴金剛剛買到《往事與隨想》的英文譯本時，他就感到了燃燒在這部巨著中的那一團火正在和自己心中燃燒着的火熔爲一體。巴金稱《往事與隨想》是自己的老師。他當時正在寫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感到自己不知不覺地受到了赫爾岑的影響。此後，他曾陸續翻譯過《往事與隨想》的一些章節。然而，巴金終於沒有足夠的時間將《往事與隨想》全書譯出。直到一九七四年，巴金才開始償還這筆拖欠了幾十年的舊帳。比起項星耀，巴金的處境無疑更爲惡劣。「四人幫」要這位文壇耆宿「自行消亡」，他翻譯這部巨著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想過什麼時候才能出版，只是感到自己在做這一生中的最後一件工作，只是一邊翻譯一邊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的專政統治那樣詛咒「四人幫」。

「四人幫」垮台後，一九七七年，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巴金的一封信，當時已經調回福建師範大學翻譯聯合國文字資料的項星耀，正是從這封信中得到了巴金正在翻譯《往事與隨想》的資訊。他「撞車」了，而且撞在巴金的車上，但他並不認爲自己白費了心血。重要的是把這一份人類文明的成果介紹給中國的讀者，至於用不用自己的譯本可以在所不計。能有巴金的譯本，更是值得慶幸的事。老項毫不猶豫地將自己一字一字翻譯出來謄寫得工工整整的前四大卷譯稿寄給了巴金。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巴金在他翻譯的《往事與隨想》第一冊（包括一、二兩卷）後記中說到幾位新老朋友對他的無私幫助，其中第一位就是項星耀。巴金是這樣說的：「福建師範大學的項星耀同志把他翻譯好的四卷譯稿全部寄來供我參考……這樣的事，只能發生在新中國，在今天的新社會！這是值得我們自豪的事情。」

巴金也希望項星耀的譯本能得以問世。他親自爲老項聯繫了一家出版社，要老項把譯稿寄去。但老項推辭了。巴金或許猜出了老項的意思，寫信對老項說，他在整理茅盾遺稿時發現茅盾說過，有些世界名著，能有幾部譯本沒有什麼不好。但老項還是沒有接受巴金的這番美意。直到一九八六年，得知巴金的身體和精力都已經不允許他完成這項巨大的工程，但他又一直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這部書的全譯本時，項星耀才與人民文學出版社訂下了翻譯出版《往事與隨想》的合同。老項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譯這本書也是接受他（巴金）的委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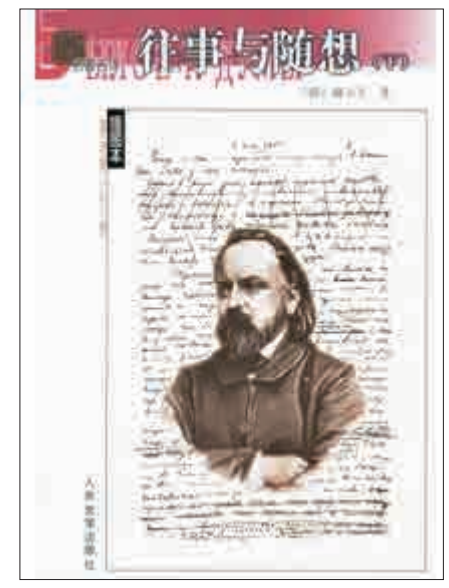
年過花甲，已經離休在上海定居的項星耀於是孜孜不倦地進行了後四卷的翻譯工作。一九八八年初春，我到上海出差時曾去看望老項他們。性格外向的項夫人邢桂芬喋喋不休地向我訴說：「這個老項呀，從來沒有什麼星期天、節假日。連大年三十都守着這張寫字枱，你老遠地從福建來，他才難得坐下來與你聊聊天。」我理解邢桂芬，她這是嗔怪，包含着複雜的成分，其中有自豪，也有心疼。我於是再次仔細地打量老項，就像剛與老項相識時打量他一樣。高聳的鼻樑上仍然架着那副近視鏡，但兩鬢和鬍鬚均已變得花白。我這才意識到老項已經老了。我想，這不僅是因爲歲月的流逝，更是艱辛跋涉留下的印記。

送我出門時，老項告訴我，後四卷的《往事與隨想》譯著初稿已經脫手。

項星耀的《往事與隨想》譯本，原定書名是《往事與沉思》。或許爲了與《俄國文學史》、《俄羅斯經典作家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等著述保持一致，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項星耀採用《往事與隨想》這一書名。但這個書名是巴金首先採用的。爲此，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項星耀寫信向巴金徵求意見。巴金收到老項的信後，於三月二十一日回信說：「全譯本仍用《往事與隨想》譯名，我當然同意（『隨想』二字還是採用了一位讀者的建議），而且我應當感謝你替我償還了一筆拖欠了幾十年的大債……」

《往事與隨想》只印了一千三百八十套，幾乎開創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圖書印數的最低紀錄。老項給巴金老人送去了這部譯著，巴老自然也爲中國圖書市場的這種現狀感到憂慮，他神色黯然地說：「能有一千三百八十冊已經算是不錯了。」然而，能在垂暮之年看到《往事與隨想》的全譯本，巴老依然感到欣慰。（上）

《曼斯菲爾德莊園》（網絡圖片）



《往事與隨想》（網絡圖片）

秦公一號大墓之悲歌

白頭翁

閒話煙雨

殉葬是最野蠻的祭奠。

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們現在引以爲傲的兵馬俑，就是這種人類最野蠻的見證。它應該是中國人的恥辱。它驗證了孔子之言，秦始皇，其無後乎？斷子絕孫，二世而亡。千古一帝，轟然而倒。以活人殉葬，不是把人秘密處死，而是以國禮之儀，在隆重的儀式中莊嚴地屠殺。

殉葬究竟是一種什麼死法？秦景公的一號大墓開創了中國已開發的古墓活人殉葬的罪惡紀錄，殉葬者達到一百八十六名。

走近那些殉葬者的棺槨，撫摸着粗大的柏木條紋，二千五百多年了，不知當年用什麼染料塗成的黑色依然漆黑如墨。緊緊圍繞着主槨室，一圈一圈地排列着，數了數最裏面一圈共有七十二具殉葬人，一種難以壓抑的情感沖然而起。活人殉葬。那些殉葬的棺槨中已經什麼也沒有了，哪怕是一骨一物，只有青青的野草，在棺槨的木縫中頑強地生長着，不屈地搖曳着。

殉葬的人是按身份、地位和秦景公的關係而葬的，越在裏圈越說明他（她）的身份重要，地位不凡，和秦景公的關係親近。殉葬者分幾種，分布在裏邊幾圈的有棺有槨，安置在外邊幾圈的無槨只有一具木棺，摸一摸也是被塗成黑色的柏木，棺槨木頭基本完好未腐未朽。當這些殉葬的大臣近人，秦景公的嬪妃妻妾依次排着隊，在親朋好友的悲聲之中一步步走下這幾十米深的陵墓之中時該是一種什麼情景？該是一種什麼心情？地上的悲樂吹奏得更加悲悲切切，四周的哭聲更加撕心裂肺、悽慘悲痛、聲動天地。殉葬人是先被綁住雙臂，又把雙腿向後曲起然後再用細牛皮條捆住，由他（她）的親人把他（她）側放到棺槨之中，他（她）們都圓睜着大眼，看着這最後的世界。雍城美。林中有群猴追逐，水中有游魚躍起，天上有大雁飛過，塬上有麋鹿覓食……他（她）是被灌了大量鴆酒而亡的。古人言之飲鴆而亡就是喝了大量含砒霜的毒酒而死的。縛之四肢可能是怕他（她）服毒後四肢劇烈地抽搐吧。殘酷還殘酷在秦景公咽氣以後到他入葬要經過五個月，這五個月時間內殉葬者是知道自己要被活活埋葬的，甚至他（她）都知道自己的死法，這五個月的慢性死亡甚至可能比走下墓坑被縛緊四肢抬進棺槨更痛苦。

周幽王死後，他的墓被盜，着實把盜墓賊劉去嚇得魂飛魄散。他鑽進主墓室後發現墓室中竟有一百多具呈各種姿勢的少女，其衣着依然華麗，其頭飾依然燦亮，其面目依然可辨。有坐的，有站的，有蹲的，每位少女臉上都有一層至死不褪的恐懼和猙獰。周幽王不得好死，他死還把生前寵愛的嬪妃妻妾全部都活埋帶入陰曹地府。據後來專家考證，這些女孩子沒有活過二十歲的，整個墓葬中只有一位男性，就是這個周幽王。

我看過湖南曾侯乙墓，此墓中出土的青銅編鐘名聞天下，但誰還注意到，曾侯乙墓中同時出土了二十一具青年女子的屍骨。曾不過是楚國一個小小的附屬國，比不上我們現在一個大一點的縣級市。它的侯乙死到臨頭還要享受，埋到地下還怕寂寞，不但把編鐘原封原樣地帶到墓裏，還把一個編鐘樂隊，演奏編鐘的全部女演員一個不留全部活葬。

秦二世一輩子沒做過一件好事。他下令：「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以死，死者甚衆。」如果有朝一日始皇帝的大墓被發掘，出土的纍纍白骨，殉葬的活人恐怕何止千百？秦二世之孽也。

早秦景公四世是秦穆公（部分記載稱爲秦繆公），殉葬人多達一百七十七人。這位國君「青史留名」的是讓朝中三位最能幹最忠誠最出力的大臣集體爲他殉葬。司馬遷在《史記》中講得清楚：「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針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據《詩經・黃鳥》所記，三良臣從葬的那天，黃鳥飛來低飛爲他們哀鳴。關鍵是這三位輔佐秦穆公有功的大臣並不想死，不想活活被殉葬，他們痛哭大哭，悲聲動天地啊。《詩經・黃鳥》一共三段哭訴這三位大臣，每段不過四十八個字，但字字泣血，字字悲切。舉其首段：「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嗚呼哀哉！眞乃悲哉痛哉：「青天啊，怎麼將這樣善良的人殉葬了？如果可以贖命，我們寧願出一百條命將他挽回！」

秦景公大墓殉葬還有更殘酷的一頁。當大墓的棺槨合上，埋上黃土，每回塡到二尺左右，就用石夯夯實一遍。當回塡到第二層台面時，全副武裝的甲士押來二十個人，現在無法去考證他們的身份，只能從骨骼上得知皆男性，皆壯年。可能是俘虜也可能是人奴，一聲低沉而混濁的命令，刀飛血濺，這二十個人都被砍頭斷臂腰斬，被肢解，死不全屍，然後伴着鮮血的黃土又被急促地揚起，一層又一層掩埋了這些斷肢斷頭的屍體。（中）

秦公一號大墓殉葬者達一百八十六人　（作者供圖）